

## 那一刻，歌声撞开了记忆的门

■蒋根其

2025年最后一天的上午，我在秀洲区党群服务中心给元旦联欢活动帮忙。作为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返聘人员，这类活动我参与过不少。礼堂里暖烘烘的，空气里有旧木头椅子和干净羊毛衫混在一起的味道。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翻看节目单，心里还想着下午要整理的材料。

一段普通的合唱，让这个我以为的“例行公事”，变得不一样了。

那天，“悦悦组合”上台唱《微山湖》。歌声质朴，和声温暖。我拿起手机想拍几张工作照，镜头掠过台下时，无意间瞥见前排靠过道坐着一位老人。

他身上是一套旧军装，坐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周围偶有低语，他却始终静静望着台上，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当这句熟悉的歌词响起时，

我透过手机屏幕，看见老人的眼皮快速眨了几下。接着，他微微低下头——动作很轻、很快——用手在眼角抹了一下。就那么两秒，他始终挺着的肩膀，似乎松了一点。等他重新坐直，仿佛有什么东西，悄悄地不一样了。

我举着手机，忘了按下快门。他就那样坐在热闹的人群里，像被歌声带回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个地方。

从那一刻起，我的目光总忍不住看向他。

《祖国不会忘记》的前奏响起时，那种军人熟悉的节奏充满了礼堂。我清楚地看到，老人的右脚脚跟开始极轻微地、一下一下点着地面。那不是随意地晃动，是有节拍的、克制的一点一点。看着这个动作，我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部队，听到进行曲时，脚底也会不自主地打拍子。原来有些习惯，真的会跟着人一辈子。

诗朗诵《永远的铁道兵》时，

朗诵者的声音在礼堂里沉沉回响。老人抬起头，听得格外认真，嘴唇轻轻动着，却没有声音。当听到“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时，他很轻却很郑重地点了点头——不是对着谁，就像在完成一次只有自己明白的确认。

活动散场，人群陆续离去。社区的小李轻步上前，低声说：“张伯伯，我扶您吧。”老人摆了摆手，独自缓步走向门口。冬日上午的阳光恰巧漫进门内，落了他一身温暖。他停下脚步，在光影里转过头，朝早已空寂的舞台静静望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让我忽然明白了。这场我原本觉得是“年底必须完成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意义完全不同。那些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个节目，对他们来说，却可能是一把打开记忆的钥匙。

回去后，同事问：“照片拍好了吗？”我一愣，才发现手机里一张照片都没有。但我的心里，却

被别的画面填满了。

老人低头抹泪的瞬间，和他回望空舞台的眼神，一直在我脑海里。我从公安系统退休后，在这里返聘快两年，接触过不少老兵，听过很多故事。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退役军人”这四个字如何真实地活在一个人身上——在他的皱纹里，在他的眼神里，在他那不由自主跟着节拍点动的脚尖上。

2025年就要过去了。这个普通的上午，却是我最难忘的。我没拍到一张“有用”的工作照，却收获了这一年来最珍贵的一瞬间。

在岁末的嘉兴，在这个温暖的上午，这份藏在歌声停顿处与目光交汇里的理解，如此朴素，却如此有力。阳光落在我见，一座城市的温情，就流淌在对过往岁月的珍重里，在对每一段平凡而不平凡的生命看见之中。

这，就是我在2025年遇见的最动人的“人文瞬间”。

## 墨香里的文脉回响

■王家俊

2025年12月13日，嘉兴市图书馆新大楼四楼的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一本本深棕色封面的书上，《董巽观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这五个烫金的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我在熙攘的人群中，看见年已八旬的董绍桐，将刚签了字的一本本厚重的文集递到排着队的每个人手中，那一刻，空气里飘着墨香与岁月沉淀的温情，也让这场新书分享会暨捐赠仪式，成了我2025年难忘的人文印记。

董绍桐虽然是我的同学和文友，可在此之前，我对她父亲董巽观先生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过北伐和抗战。1949年，董巽观放弃赴台机会，毅然留在大陆，从事文史研究。他是原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嘉兴市政协副秘书长，是嘉兴本

地一位湮没在时光里的文人。那天听董绍桐老师娓娓道来，才知道这部842页、57万字的文集，藏着怎样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父女深情。

董绍桐说，父亲董巽观在她出生时已年近百百，记忆里的父亲总是沉默寡言，伏案笔耕的背影，这是她童年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她说父亲从不提及过往，那些藏在泛黄手稿里的文字，他留给这个世界最隐秘的独白。直到兄长们相继离世，想要为父母留些念想的董绍桐，才惊觉自己对父亲的了解竟如此浅薄，这份遗憾，成了她六年寻踪的初心。

分享会现场，董绍桐介绍说，为了整理父亲这些散佚的文稿，她跑遍了嘉兴的图书馆、博物馆，在古籍部的书柜前一站就是大半天，寒冬里抄录文字直到手指僵硬，深夜对着辨认不清的手稿反复琢磨，连杭州、上海的旧书市场和小矮人。用合金钢、大理石和玻璃幕墙建成的大楼，看不见那种水泥建筑的痕迹。二楼的候机厅外，快速路上高架桥的弧形曲线穿过田野通向市区，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儿已换了模样。这儿过去是南湖乡的八号桥，地名以桥的编号命名。南湖乡供销社在这儿设有代销店，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到这店里来拿过一床棉絮。记得从城里骑自行车到这儿要一个多小时，这是嘉兴的偏僻农村。因八号桥有个军用机场，每年会有学校组织学生徒步去机场参观。而机场建在通往杭州的公路边，每次路过，我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远处是否有飞机停着。

候机厅设施简洁，一排排漂亮的座椅，没有看到像以前那种到处设友谊窗口的景象。没有了免税的友谊商店，也没见开设商场。登机口前没有过多的设施，就在进口有个刷身份证的柱子。现在乘坐飞机，可以不用取纸质

和档案馆，都留下了她的足迹。那一刻，我忽然懂得，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集，而是一位女儿用六年光阴，与父亲进行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打动我的，是董绍桐说起在嘉兴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找到父亲未刊文稿时的场景。她说，当图书馆郑闳辉从书架上抽出那几册尘封的油印本，扉页上父亲的签名赫然在目时，她忍不住激动地落泪。因为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文字碎片，终于可以在她的手里，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父亲——那个在上海德大纱厂写下诙谐杂文的青年，那个在抗战烽火里吟出“何日请缨提锐旅，痛歼倭寇复河山”的文人，那个1949年放弃赴台机会，留在嘉兴义务整理古籍、捐赠藏书的文化守护者。

分享会接近尾声时，董绍桐会签好名的《董巽观文集》送到我手中。我的指尖触碰到书页的厚重，

## 蓝天下的南湖机场

■汤碧峰

2025年12月26日，嘉兴南湖机场正式通航。上午9点46分，东航MU6231航班，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首航飞抵嘉兴南湖机场，飞机缓缓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仪式”，停靠航站楼桥位。搭载MU6231航班的146名旅客，荣幸获得机场为他们准备的首航纪念品。

南湖机场的通航，在我看来，是嘉兴2025年最大的建设成就，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立体交通的一块关键拼图，拼在了嘉兴交通网络的蓝图上。机场快速路正式通车后，从市区到机场10分钟就可到达。漂亮大气的现代化航站楼，耸立在蓝天白云下的大地上，国内出发的指示牌醒目地立在航站楼前。

站在宽敞明亮的候机大厅，望着头顶用“大蘑菇”拼接而成的穹顶，感觉我们像是行走在童话世界，周围的人全成了森林里的

机票，民航全面推行电子行程单，登机要比过去方便快捷。

记得我第一次乘飞机，是1978年的1月，从广州到海口。那是出差去外调，因台风没有船票才坐飞机，买机票要单位证明，我们是外调，随身带有单位介绍信。那时的机票不是一张，而是一本，封面内有乘机联、报销联、检票联等，根据用途撕下对应的页数，乘坐的是苏联生产的伊尔小飞机。

尽管如此，我依然感觉自己像个大人物，在机场的商场可以买免税商品。买过商品，营业员便在你的机票上打上记号。记得我买了一块檀香皂，香气袭人，一直舍不得用，当纪念品放了几年。在飞机上，空姐拿个托盘，让你拿几粒泡泡糖，说是飞机降落时嚼以防耳朵受伤，空姐还送了我一个小飞机纪念章。

有老同志说，南湖机场候机厅太小，没能坐多少人。而我觉

得已经够大了，两层的候机厅有八个登机口，每个登机口前都有几十人坐的椅子，还有母子候机厅。登机不用同一时间，候机厅足够数百人同时使用，与国外一些机场比，我都感觉已经超前了。二十几年前，我去俄罗斯旅游，莫斯科的几个机场，没有一个有这样规模的，个别候机厅连座椅都没有。

南湖机场现定位为“客货并举，以货为主”，按照2030年旅客吞吐量180万人次、货邮保障能力110万吨的标准建设建造。但开航后，也未必就按预先设定的方案走，国家发展的速度，总是超出你的想象，就像高速公路，建成时是两车道，后来扩大到三车道，现在又扩大到四车道，谁知道以后机场会怎样发展。

但有一点，我相信，当对机场的需求超过设计时，我们还会有第二航站楼、第三航站楼，还会有第二条跑道、第三条跑道，嘉兴的天空将会出现更多的银燕在翱翔。

这一年，伴随我走过来的，还有李娟的两本书：《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它们常年在我的床头，成为我最亲密的精神伴侣。《乡村舞会》《在荒野中睡觉》《和喀甫娜做朋友》《坐爬犁去可可托海》……这些文章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些细腻的描述、诗意的感受，让人眼前展现的是广阔的新疆，遥远的阿勒泰，艰苦而又非凡的边疆生活。“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所看到、所感知的世界；另一部分就是孤零零的我。”李娟的文字给我无声的感动和慰藉，陪伴我度过许多孤独和无助的時刻。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这一年，差强人意，努力和辛苦都是为了让自己“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更重要的是，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愚笨还是机敏，始终用积极健康的心态，把生活捧在手心里热爱，赶赴下一年，又下一年，如此，愿我们不惧流年，芳华永驻。

## 一棵落叶树的一年

■厉勇

去年搬家那天，我选择的是一元复始的元旦。一进屋，就发现了飘窗外有一棵落叶树，光秃秃地，只有干枯、难看、灰灰扑扑的枝干，在四楼高的天空里张牙舞爪。它的一路之隔，就是一排常绿树，正在肃杀清冷的空气里骄傲地绿着，连成一排的绿叶树从我家的窗子望过去，竟然有了老家乡下山脉起伏的线条。

对于落叶树来说，最难熬的也是冬天。一只麻雀从绿叶树那边飞到了落叶树灰暗的枝条上，它随着风颤了颤，好像在说：“树啊，你怎么一片叶子都没有了？又难看，又不保暖。就连我，待在枝头唱歌的心情也没有了。”我开始计时：1.2.3.……不到十秒，麻雀扑棱一下便飞走了。落叶树却很平静，它知道自己现在啥也没有，怎么要求别人来家里做客呢？或者说，麻雀毕竟是外人，它怎么会懂，自己落叶就是为来年蓄势和做准备呢！

我也不知道它是啥树。来年春天，柳树早就已经在春风里美成一幅水墨画，而它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到了三月，落叶树嗅到了空气中的暖，终于在一夜之间，从枝头冒出星星点点的小叶芽，属于它的春天虽然来得迟，但终究来了。那浅绿的、明亮如阳光的一树绿叶，欢快地、兴奋得像小鸟一样扑飞过来，映入我眼里，扑到我心上，我知道，落叶树在炫耀它的新生。是啊，落叶树有新生，常绿树一年到头只有暗绿的模样，那暗沉沉的绿司空见惯。而落叶树多么幸运，它在沉寂了一冬后迎来了新生。这新生多么让人欢欣鼓舞，难怪它一直在阳光下闪烁着浅绿的夺目的光芒。

落叶树长得很快，在夏天来临之前，它终于将自己出落成大家闺秀的模样——和那些常绿树一样，满是浓绿的叶子。这下，树上热闹了。小鸟，

各种小鸟在树的枝头跳来跳去，留下一串串美妙的歌声；松鼠，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连树都搞不懂它来无影去无踪的活动轨迹，反正它从飘窗外面一下子跳到了树的脑袋上，树也懵了；还有各种小虫子也在树上爬来爬去，高兴地给树挠痒痒……

树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夏日的一缕风。这个夏天热哭了各种小虫子，也热得小鸟失去了唱歌的心情，可是树地下的根拼命吸收水分，它挺了过来。因为它在心里默念：我整个冬天漫长的等待，就是为了夏天绿成好看的样子啊，怎么可以轻易失去叶子的水分和光泽？怎么可以轻易落光了叶子？怎么可以让那些来家里做客的朋友失去庇佑？

漫长而酷热的夏天过去了，秋天也就来了。没关系，秋天这点冷对于落叶树而言构不成威胁。落叶树依然是满身翠绿，是各种小动物的家园。

当北风呼啸着带来凛冽刺骨的寒冷，落叶树终于扛不住了，它依然很平静。因为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春、夏、秋三季像常绿树一样，是各种小动物的家园和依靠。树这一生，总要有一段时间留给自己吧。冬季，就是落叶树的休眠期，它接受这个安排，更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安排。因为落叶树失去过，失去过一树的绿叶，失去过来家里做客的朋友，失去过自己蓬勃盎然的生机，只有失去过，才更懂得珍惜。所以，当春天迎来重生的时候，落叶树出落得像一束光，在春天闪亮。

落叶树的一年，很普通，普通得就像我们每个人。一年又一年便成了树的一生。它看起来有遗憾，其实没有遗憾。它顺应自然，一年之中有各种变化，有失去也有得到——从无到有那是开拓，从有到无那是顺应。落叶树的一生，是多么丰富而具有多样性啊。即便人类不知道它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 其实，人间值得

■华智慧

记忆深处，总萦绕着各式期待。

儿时，翘首以盼的是压岁钱、寒暑假和远方的风景；长大后，这份期待沉淀为家人安康、生活圆满，以及耕耘后的点滴收获。有些期待，如露如电，已悄然幻灭；而有些，则如暗夜星辰，长久地照亮着前行的路。譬如，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

犹记高中时代，困于高考重压与对未来迷惘的冬夜，偶然读到《南方周末》的那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刹那间，暖流直抵心尖，竟至泪湿眼眶。那是千禧年路口，两块五毛钱一份的薄报，承载着最赤诚的慰藉——它不止是一行文字，更是那个寒冬里，为迷途者点起的一盏心灯。

倏忽十余载，年轮流转，笔墨沉淀。无论是宏大叙事的媒体贺词，还是市井巷陌的寻常絮语，总会在岁末年初的时光渡口，不期而遇。每每展读，仿佛循着字句脉络，重新跋涉过每一个晨昏。纵有公文笔调，亦不乏格局铺陈，但总有一两句，或令默然颌首，或引会心一笑，或使悄然轻叹——最终化作凛冬寒夜里，一点一滴温暖人心的力量。

这份暖意，让我想起近来品读的汪曾祺先生散文集《万物可期 人间值得》。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的作家，纵使人生起伏跌宕，笔下流淌的，却尽是烟火人间的美好：一碟清脆腌菜、一枚流油咸鸭蛋、一碗热气腾腾阳春面、一段市井巷陌和家常……“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闲暇时信手翻阅，便从纷繁复杂的现实里抽离片刻，去撞见那些熠熠生辉的“小确幸”，去细品生而为人的乐趣与丰盛。

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活的人生。它不该是冰冷的字符代码，亦非流水线上的标准模具。而是有血有肉、会爱会痛的生命个体——既怀揣着奔赴

远方的勇气，也深藏着眷恋过往的柔情。

曾几何时，我也困顿于“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近来愈渐懂得，生命的意义，或许并非永无止境地追赶未来，而是在那些值得奔赴的方向上，倾注全部的热忱与力量。正是这份热气腾腾的奔赴，方能在时间的光年里，镌刻下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让生命拥有滚烫的价值和绵延的意义。

赶在最后一周，总算完成了今年的年终总结。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份工作的答卷，更是给自己的一个郑重交代。回望这三百多个日夜，几乎每一天，都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里周旋，在“赚不多、花不少”的现实里盘算，在“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纠结中奔波——想来，这又何尝不是万千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真实光景？

所幸，年岁赠予了豁达，我不再过分执拗于得失，也渐渐学会了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一句朴素的“爱你老己”，既是自嘲，更是救赎，画上了今年最完美的句号。

岁月从不是冰冷的倒计时，而是由无数个“好好爱自己”的瞬间串联而成。驻足回望，便能清晰看见：这一年的风雨兼程与晴空万里，每一次的坚持与偶尔妥协，那些会累、会忘、会无力、会放空、会自嘲的时刻，都是写给自己最珍贵的信笺，字字句句皆为星光，声声息息皆有回响。

而这星光与回响，从非悬于云端的宏大叙事，恰恰深藏于脚下的烟火日常。脑海里又闪过每日的琐碎：早起买菜晨光的晕染、早餐氤氲的热气、送娃上学的叮咛、上班路上的风景……这一桩桩柴米油盐与朝暮寻常，无不饱藏着对生活的郑重相待，对生命的笃定回答——毕竟，人间烟火处，自有万般值得。

致敬——每一个在烟火人间跋涉前行的你！

愿我们心有所爱，奔赴山海，日日皆新，岁岁安然！